春秋疑問

春秋疑問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按左傳冬十月巳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則閔公乃共仲所立者故不書即位

齊人救邢

救未有不善者況卻狄之救乎此齊桓攘夷一善事也經曷以書人或以去冬十月狄伐邢今春正

月始出師耶觀後二年次于聶北則其情可見矣
廬陵李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
邢為矜其盛則救兵不貴于將卑師少此書人者
其亦桓公未力于救患也此看得有見
救如救焚拯溺盡心力而為之稍有怠忽便不成
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薨至是十有一月矣而始葬由權奸潛謀而國主
之孱弱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是年公僅九歲耳慶父握外權哀姜為內主蓋利其幼立之唯恐季友之復歸也誰為啓誘而使盟齊侯于落姑耶愚料此時慶父哀姜雖專國政然魯必有不當權而忠于國如石䃣其人者深謀秘計告之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與會使若復季友之意出于齊不出于魯故盟以要其從而使魯復之桓公又使召季友于陳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違霸主之令者然季友以是歸于魯慶父哀姜亦不能去之耳春秋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下書季子來歸蓋深幸魯之猶有為

是謀者

季子來歸

不名而書來歸者季友足爲國輕重且從魯人喜其來歸之辭也

稱季子者賢之也然其始不能防叔牙之萌制慶父之逆雖酖牙而般猶弑也即復歸而閔猶弑也然則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即在莊公問後之時矣唯酖叔牙以奪其心立子般以定其位即圉犖賊般于掌氏卜齮賊閔于武闈然季子猶得奉僖適邾而入立而哀姜孫于邾慶父奔于

莒終不敢簒莊公之統而奪之國秋毫皆季子力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而特書其來歸者所以賢季子而全其節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之來爲魯事然使齊桓誠有拯難之心討慶父之罪不使旋國聲哀姜之罪不使當國則閔可無弑而魯事定矣何消遣仲孫來得唯遣仲孫省視是爲霸者之心霸者之事耳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以威力逼陽使遷以從巳故稱人書法與齊人

降鄣同
邢遷夷儀自遷以避狄也齊人遷陽逼遷以從已
也
說春秋者類以齊桓主霸戰伐不煩師旅以將卑
師少而稱人則齊人降鄣齊人遷陽亦以將卑師
少故耶愚謂凡戰伐稱人者皆人之以示譏也不
得獨私齊桓而異其說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細味吉禘于莊公五字是魯臣子謂喪制已畢可
以從吉遷莊公主入禘其所自出廟故不曰禘于

莊宫曰禘于莊公耳抑知二十二月未可從吉莊公主未可入廟而禘亦非魯之所宜行乎

成王未嘗以郊禘賜魯伯禽亦未嘗受郊禘之賜也唯是成王幼時周公或攝行此禮傳之後代遂謂嗣周公者亦可以行此禮故僭用之若三家見魯八佾亦八佾見魯雍徹亦雍徹不知其爲非禮耳漢趙伯循附會魯禘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程子亦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而傳訛以至于今可慨已朱子曰春秋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此言極有分曉敢妄訂千

古相傳之謬以質高明

秋八月辛丑公薨

照下孫邾奔莒看便見閔公之所由薨矣張氏曰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掩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哀姜欲致國于慶父忍兩殺先君之子嗣

惡豈減于文姜哉唯是文姜孫于宗國非削其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其罪狀已著而姓氏可無削耳傳謂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豈其然哉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身負淫行弑謀二大惡畏齊桓之討耳然終縊于夷儀天道哉

公子慶父出奔莒

胡傳譏失賊也說得是

莊公將薨之時苟非季子在側則叔牙必已行其謀閔公被弑之時苟非季子在朝則慶父必已奸其位一使俛首而飲酖一使出奔而就縊可謂非

季子力哉然恨是時不明正慶父之罪而且立其後耳或曰慶父執兵已久勢未易取然今日曷爲其出奔哉似亦畏魯人之討與伯國之誅也不加罪討于莒而且以賂求焉失邦憲矣春秋畧慶父之死不書閔公之葬其亦有慊於季子歟

冬齊高子來盟

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仲孫但書來見徒來覘魯國之事體不能弭其亂也高子書來盟見實能定魯國之要約故能靖其

難也比事以觀賢否自見
公羊高子將南陽之甲云云不知何據而來
魯危而復安內則季子外則高子故皆以子稱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深入無忌罪不容誅唯是衛積淫亂已久國虛
無人爲狄所深入則其所自取耳
狄入不有其地故得城楚丘以再立
鄭棄其師
左氏未嘗言禦狄比事以書想是鄭文惡高克見
衛有狄禍借此名出之境上耳然未聞以師爲戲

者書曰鄭棄其師其君之罪惡甚矣

春秋疑問卷之五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二年冬狄入衛又移師于邢其勢蓋甚猖獗矣齊桓有志于救當如救焚拯溺可以
邢於未潰乃約宋曹之師次于聶北何爲者致

不能支而就三國之師故經文先書次于聶北方書救邢以譏其緩然邢當蹂踐之餘不復可立國矣賴三國之師具其器用而遷之夷儀而又爲之築城以居以存今日尚存之祀以遏他日狄人之攻是其績亦不可泯也故經文書邢遷于夷儀又復提三師城邢以著其功蓋齊桓之功過自不相掩而聖人之錄功錄過亦無一毫假借滲漏于其間也是之謂春秋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此邢之自遷也抑諸侯助其力而遷之者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遷于夷儀夷儀卽邢也城邢者城夷儀以立邢國也然非諸侯之師不能也故再舉三國之師以著績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文姜弑桓公得逃刑辟而淫縱已甚使魯三四十年濁亂昏迷卒釀哀姜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殺哀姜于夷取其屍歸于齊可謂能討魯賊而正綱常于天下矣魯蓋重有賴焉者是之謂伯討

觀齊人以歸語分明取其屍歸于齊自非魯人之請不復歸諸魯也故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曰至自夷

再觀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書法則知此所書以歸者誠歸于齊非歸于魯也

楚人伐鄭

荊必改號為楚故稱楚

莊之世荊嘗伐蔡又嘗伐鄭矣然其國亦多難不能自逞至是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難楚之勢于是復強乃興伐鄭之師是其漸有不可長

者故經稱人以伐以著其惡且爲下文伐楚盟召
陵起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此會謀救鄭是攘夷安夏大義舉

邾稱人者國小之稱也然向不與盟會而一旦與
焉豈以夫人孫邾畏魯之討故耶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魯惡邾專爲邾受夫人故然既會于檉則亦已矣
不請于會而輒敗其師于方會之後是則魯之過
耳

檉之會無師也今書公敗邾師要見會後魯即舉師加邾邾亦興師出禦爲魯所敗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莒人納魯之賊不能殺反責賂于魯而興師誠可罪也然魯獨不能正辭以責其非乎季友專主魯政親帥以敗其師又獲其主將恐非以禮止亂之舉也春秋之義不貴幸而勝不貴幸而獲書敗書獲而貶自見矣

友酖叔牙縊慶父是魯公子中表表者胡亦帥師爲此舉耶自是叔牙子公孫茲帥師會齊宋等國

侵陳慶父子公孫敖帥師會諸侯之師救徐而三
家帥師不復顧忌與魯相終始皆友之作俑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淫行齊國恥以爲子故春秋特去一姜字以
著淫婦見絕之實譏魯人之可以無請也然則當
如何藁葬死所可矣
玩齊人以歸之文則知不歸于魯玩喪至自齊之
文則知不至自夷此自秋七月至十有二月閱歷
三時之久也說者謂齊以其屍歸魯誤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此齊桓合會檉之諸侯以城之者也不言桓公又
不言諸侯若魯自城焉者不與齊桓之專擅焉耳
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書夫人姜氏孫于邾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
歸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誅絕之義明矣其葬一
無所貶蓋不必復加貶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雖垂涎于虢然非虞假之道其能飛越耶今虞
受賂而助師是先導爲主也書曰虞師晉師滅下

陽蓋深罪虞之滅虢併以自滅也故此此後竝不書
滅虢滅虞但書晉人執虞公若曰此獨夫執之而
已是夫子春秋之筆
虞貪利為晉所愚故首虞然愚虞滅下陽取虢以
取虞其惡豈可勝誅哉書師書滅春秋固未嘗末
滅晉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楚人伐鄭駸駸乎意窺中國矣此不可不深為慮
者葢齊桓主霸聲及江黃之間二國願來歸附齊
宋因與結盟焉蓋二國迫近楚境遠交此二國則

吾之勢張而可絕楚之援矣此齊桓攘夷安夏一大規畧唯宋與盟而不他及者不煩諸侯也當時狄入邢衛楚又伐鄭中國幾不能支齊桓此等盟會得制馭蠻夷大機括此卒能成安攘之功也

冬十月不雨

僖公志在恤民故每月不雨必書以見其勤

楚人侵鄭

去年伐鄭今又加兵焉暴惡甚矣故書人書侵下文有次陘之師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每時首月書不雨見僖公無一時不在斯民也爲下文六月雨起

徐人取舒

林氏曰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爲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正謂徐之取舒有裨于中國故耳葢徐戎共爲魯患是其所可罪處而取舒以孤楚黨是其所可與處春秋予奪人固不一而足也

六月雨

歷三時不雨此月雨是民所甚喜可以紓君之憂者特書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桓志在伐楚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然未敢即聲其罪也必待江黃皆至而後定計出師故去年盟于貫今年會于陽穀先攜其黨使不爲援一舉以致其服茲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故春秋于貫之盟陽穀之會皆特書以著與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據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是齊有意乎魯之盟也魯君何以不與豈于檉會後公敗邾師自反而不縮故耶

涖者居官治事之稱如齊涖盟云者尋爲治此盟事而往也唯公子友可信于齊可治其事故魯使之而齊信之來年公與齊會無一閒言者以此盟故耳

楚人伐鄭

元年伐二年侵今年又伐楚于鄭何相陵之急也伐楚之師不容緩矣

楚比年伐鄭齊不救然于檉于貫陽穀之盟會皆是爲謀楚救鄭計故鄭伯欲成于楚孔叔謂齊方勤我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病中國齊桓志在伐之久矣然畏其強暴未敢先聲以啓侮也唯時蔡服于楚姑以侵蔡召諸侯先加于蔡蔡潰而兵即加楚焉故書曰遂伐楚言其志不在蔡也及伐楚而且次于陘使彼自款求盟焉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勝於戰伐之功萬萬

矣桓公此舉爲節制之師夫子春秋所亟與者須深玩一遂字

細玩此條書爵書侵書遂伐書次之意皆夫子所深與者蓋齊桓攘夷安夏一匡天下大機括正在于此不得于此猶譏其專也敢問高明

夏許男新臣卒

許男從會卒于師可也疾不能從歸卒于國亦無不可者何必苛責哉必責其卒于師乃爲得正而斃恐非忠恕春秋之旨敢問高明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以楚之猾夏聲罪致討然持重而不輕進深入
但次于陘以待其自來楚詘于義使屈完來盟于
師是時齊即退師于召陵與爲盟焉若曰旣來服
義即退亦不爲怯也此書法總是與齊桓之善師
服楚處嘉屈完意當於書法外見之恐不可揷入
爲偶也敢問高明

齊人執陳轅濤塗

齊桓次陘之師召陵之盟何等名正義立可服天
下之心持此不戰豈直霸而已哉乃其旋師也以
陳轅濤塗一言之誤即執之以洩其憤且及江黃

以伐陳使人稱是師也何師哉量隘而莫容憤凝

而難釋是爲霸而已矣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曰及江人黄人伐陳可見齊宋諸侯所不與矣且

江黄可藉以伐楚也其可引以伐陳耶

據濤塗之意不過欲免其國師從之犒擾耳何罪

之太深執其人而併伐其國耶及字從執字來言

已執濤塗憤猶未洩及江黄之師皆返自陳而即

伐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伐楚本是齊事然公與此會則與有榮矣故前書
公會齊侯云云此書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玆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

陳之罪獨在求免資糧扉屨耳齊桓何惡之太甚
已執其臣再伐其國而復加以兵耶故貶書人而
稱侵會不能解使公孫玆帥師過矣

看此條上書帥師下皆書人便知是罪其侵陳非
將卑師少之說也他倣此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世子縊於新城斥言晉侯以殺者何前有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莫親於父子也嬖一女子忍死其世子而不恤可謂有人心者乎哉

杞伯姬來朝其子

世子國之本也伯姬歸寧成風不得攜國本以行杞伯任其攜伯姬敢攜以朝于公公受其朝而莫之止皆非禮也春秋書此尒譏之

夏公孫茲如牟

桓之世年朝于魯魯未嘗答也公孫茲意在娶請命以往實自行己事耳故書如年以著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當日首止之會分明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齊桓亦不請于王但率諸侯以會王世子者然惠王以惠后故將廢世子鄭而立帶其勢蓋岌岌矣不一匡之可乎而桓獨計王心已蔽溺之甚矣議之於朝覲貢之以諫辭不能必其從也莫若為會以尊王世子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

則雖以惠后之愛天王不得以行其私而終可不易也此是桓極善處君臣父子之間所謂一匡天下之最可紀者胡氏謂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此言足以斷之

世子天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揺矣齊桓首止一會定世子於危疑之際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而王室以寧天下不揺所謂治之於未亂者故春秋深大其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程子曰世子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

會之故其辭異
會世子之禮已畢復與諸侯爲盟蓋約諸侯同翼戴此世子也此殆亦東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歟故春秋再書首止以嘉與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分明是個亂命鄭伯其曷以從之從亂命而違大義此莫逃諸侯之共討也
凡人不可一萌私念私念一萌而極其所之即親如父子將忍爲戕賊而莫知恤矣況於家國乎觀

惠王私嬖叔帶很齊桓首止之盟之定世子也烝撫鄭以從楚甚間中國其究不知若何幸齊桓亟討逃歸之罪必王人來會鄭伯乞盟而後已此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爲人君父者尚事誠意正心之學以遏邪萌毋貽天下之亂本哉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稱人稱滅深罪楚也書弦子奔黄其以罪齊乎楚雖盟于召陵豈其志哉齊桓執濤塗侵陳已啓諸侯之叛心而首止之盟惠王又出撫鄭從楚之語楚必探知之而鄭亦必忠告之矣故楚人敢爲

滅弦之舉耳然弦不服楚而奔黃是尚可救也桓

是時能討楚以復其國豈不足立中國之威制楚

之横哉釋此不爲而啓救鄭圍許之紛紛至楚滅

黃而憑陵之莫制于貫陽穀之誼安在哉此爲霸

而已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旣取則虞虢已亡矣故

書滅下陽于前而書執虞公于此若曰虞之滅不

待此時也奪去正爵曰公執云者獨夫之辭耳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齊桓會盟諸侯翼戴世子而鄭伯辟義逃歸是以執言以致伐鄭未服罪故圍新城以困之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觀楚人圍許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則可証鄭之私與楚通矣是時齊桓即令釋鄭而救許得討罪拯急之義故書諸侯遂救許以深與之

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

侵蔡遂伐楚者志本在楚一乘蔡潰而遂伐之也
諸侯遂救許者志本在鄭一聞許困而遂救之也
二遂字不同然皆是齊桓之妙用處

冬公至自伐鄭

志至者大伐鄭之舉而志之也不嫌出外之久

七年春齊人伐鄭

前已致伐且圍新城矣即釋圍救許而師返是亦
可以已焉者齊侯必求其服又再舉師焉過矣故
春秋據鄭之不服罪也書曰伐而據齊之復加伐
也書曰人

夏小邾子來朝

左無傳諸儒謂即郳黎來也齊桓請王命進之爵故稱子

鄭殺其大夫申侯

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故齊興問罪之師鄭與能服罪則齊師退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于申侯蓋信讒而頗于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

據左傳申侯者反陳轅濤塗之言以間于齊侯與之虎牢之邑者也今鄭用濤塗之譖以殺申侯則

重得罪於齊矣而乃云說于齊不自相矛盾耶愚謂此時鄭內主于王外憑恃于楚怒齊之再加伐也故殺其所賜邑之大夫以洩憤耳觀下鄭世子會盟有子父不奸之說鄭又必待王人會盟乃始乞盟則其情可見矣故謂鄭殺非其罪之大夫以說于齊可也謂信濤塗之譖殺非其罪之大夫以說于齊不可也敢訂傳之誤以質高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據左傳謀鄭也齊桓因管仲之言辭鄭太子之會

矣今春秋乃列鄭世子華于會且與其盟豈深惡
鄭伯之逃義而亟與其世子之進耶抑謂鄭世子
不宜與此會盟春秋故列之以罪齊耶皆不可曉
敢問高明
又按左傳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則太子宜從
父之命也乃其言欲去三族且曰我以鄭為內臣
自為主張若無父者然管仲云會而列姦何以示
後又云子華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齊桓亦云有
釁可從要見子華之來非由鄭伯之使也疑當時
鄭伯內生王命外恃楚援負固而不服而子華素

與必有隙乘此來就齊盟齊侯幸釁而與其盟故

管仲有子父不奸之說耳鄭伯既見太子之與盟

又見王人之來會無復可主故始來乞盟此其前

後情事可據傳而想見者若謂鄭伯使太子華聽

命于會其事似不如此敢問高明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修聘以勤霸國之好始此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臨川吴氏曰左氏以爲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共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簒立周之大臣亦有爲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于齊桓公于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但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爲此事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則齊桓此會此盟之力也

鄭伯逃首止之盟全是徇惠王之邪心不欲定世

子也今見王人來會齊桓再會諸侯以定其位襄王將嗣爲王鄭故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焉乞有哀懇必求容之意亦可醜矣總由其不知大義故至此耳此乞字正與前逃字相應看

王人不來盟鄭伯必不來乞盟以是知甯母之盟鄭世子華與焉必非出於鄭伯之使也左傳誤矣

誤矣

夏狄伐晉

晉何犯而狄伐之狄其狄而稱伐所以深著其猾夏之罪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上句是喝起語下句是實其事也致字下得極妙

妾與夫人之分相懸甚矣僖公因禘于大廟時尊

妾母成風爲夫人以正其名于國中是之謂用致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崩而不赴楚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公與魯會多矣何卒而不楚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丘

宰周公承襄王命來賜齊侯之胙蓋答首止于洮之雅意也是故齊侯秉此復會諸侯于葵丘將申明五禁以示尊王之大義此會之特善者李氏曰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首止中于洮終葵丘是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此無可考但書之冊則必其所以治喪整者或戾其禮制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讀孟子所載五命之辭則知桓公此會此盟大有功於王室此春秋之所亟與也故月日以特志之

稱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也

此盟以前楚與戎狄非無來侵者而赫然出師爲救爲城爲伐小國俱有所恃而無恐此以後則任其侵而不救卽有救而不力而霸業漸以衰矣惜其始振奮以安攘而終壞于一念之侈懈也論者謂葵丘未會時如自朔至望之月葵丘已會後如自望至晦之月誠然哉

甲子晉侯詭諸卒

晉獻嬖一寵姬釀莫大之禍色慾之蠱讒嬖之構可畏哉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四字是夫子特筆只此四字而晉獻首惡之罪案定矣穀梁國人不子也一句極善發明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自莊公爲昏事一再如齊後二十年未有復往者茲公如齊豈嚮慕其霸而自求爲親耶抑列國憚齊有往爲朝者而魯不得不往耶

狄滅温温子奔衛

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後國于温稱温子

閔之季狄伐邢入衛齊桓雖能存之而不加兵于

狄蓋時方圖楚未暇也狄自此益肆前年敢伐大
國之晉今又敢滅畿內之温温子寧奔而不屈齊
桓曷爲不救哉說者謂其會盟葵丘之後志滿而
氣盈誠哉其然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此亦夫子特筆奚齊稱其君之子謂晉獻私嬖而
國人不子也故下一殺字卓稱其君謂里克中立
已成其爲君也故下一弑字荀息之死死於不食
其言蓋與乎世之依違以苟免者故下一及字
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先正晉獻之罪故且寬

里克書里克弑其君卓方正里克之罪又書及其大夫荀息加甚里克之罪蓋里克申生之傳也當時若以正對何至有今日哉雖然晉獻嬖寵已深殘忍弗恤即里克正言恐亦未必能解但恨其不死于殺申生之日乃死于弑其君卓之日耳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此戎或犯于許故與許共伐之也然當時所宜亟治者非狄乎入衛逼邢伐晉滅温温子方奔于衛望援也舍滅温之強敵而伐遠絕之北戎豈所謂伯討哉齊桓不務德而勤遠略蓋如此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稱賊然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也獨以其志在重耳懼其又將以已為奚齊卓子也是以殺之則其事與卓殺大夫無以異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不與以討賊之辭也

里克中立大不是然殺奚齊又殺卓子亦可大洩申生受譖之憤矣不知此時妖嬖驪姬曾見二子被殺否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此夏時八九十月也未宜雪况大雨雪乎故書以著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惠公志在得國而無君人之度殺里克將及其黨丕鄭父謀召重耳立之惠公因執以殺之則非大義公天下之誅戮矣故春秋書以累上之辭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齊侯之女也宜以時歸寧不宜從夫以行與兩君之會然夫人婦人耳許其偕行者誰乎許其

與會者誰乎魯僖齊桓罪宜首擬矣

秋八月大雩

旱宜雩不宜大雩書以志僭

冬楚人伐黃

楚之伐黃爲其會盟于齊也齊可無救乎管仲江黃遠齊近楚之言甚剴切桓公志得而驕不復能聽黃遂爲楚所滅可嘆哉春秋書此蓋深以罪桓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楚何以伐黄楚何以滅黄始藉其力服楚終不救

任其爲楚所滅甚哉齊桓之不仁不義也

自此不救黄黄爲楚滅後來年狄侵衛又來年狄

侵鄭又來年楚伐徐而無復忌憚矣可惜于貫陽

穀之盟會首止葵丘之威名之墜於一旦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管仲在日力勸救黄而不聽任其爲楚所夷滅況

管仲已死能禁狄之侵衛侵鄭耶淮夷之病杞耶

楚之伐徐敗徐耶比事而書所以深著齊桓之怠荒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據左傳于鹹之會爲淮夷病杞思所以遏之且以王子帶召揚拒泉臯伊雒之戎蹂踐京師思所以請之則是會似大不可已者但不能激奮諸侯爰整義旅攘夷以安杞伐戎以勤王若前日于貫陽穀之盟次陘召陵之師赫然震慴于天下耳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七年公子友如齊此又如齊要見魯國之政皆其主持故其往其來若不聽命者耳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此當參城邢城楚丘看城邢者邢已遷于夷儀齊侯帥諸侯之師共城之使就此而自立有同立共拒之意故特書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城楚丘者衛已爲狄所入矣齊侯憫其亡而建之城使居此以中興有興滅繼絕之意而獨病其專封也故但書曰城楚丘若此緣陵之城雖亦出于諸侯之力

然非城此以共拒也亦非城此以繼絕也特以淮
夷病杞之甚無可奈何姑城此以遷杞焉耳觀左
傳所書可想見當日之情事矣傳註云云恐未得
夫子所書之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城邢是同心戮力做城楚丘是自立主意做城緣
陵其事似同心戮力然其實自家做主不得姑爲
此以塞責焉耳此是齊桓伯業之漸衰處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毋論季姬已適鄫子未適鄫子但季姬與鄫子遇
于防使不是了使鄫子來朝更不是然此豈季姬

所能為哉罪在僖公任季姬之自往耳鄫子亦不足責也傳著三罪恐失輕重之節敢問高明

重看一及字一使字女子在家從父季姬豈能自及鄫子遇僖公使之也僖公任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故季姬敢使鄫子來朝耳僖公首罪無疑季姬往外與鄫子遇鄫子從命來朝于魯皆非禮所宜有者書之足沾青史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此有關于天下大故者與梁山崩同特書以紀異

狄侵鄭

狄伐邢入衛既滅溫侵衛今直侵至于鄭可畏哉

攘夷安夏之霸主安在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十年如齊矣此又如齊五年一朝不過如此

楚人伐徐

徐雖亦夷然齊桓九合諸侯徐華面而即諸夏且

取舒以通齊伐楚之徑楚故惡而伐之也桓可置

之弗問乎而可救之弗亟乎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救徐極是但不宜次于匡使大夫救之耳然細玩

盟于牡丘書法要見當時諸侯心力已不齊矣必

待盟焉而後次始各遣大夫帥師以行茍無此盟

則共次于匡有不可必者况于救徐乎以是知桓

德之衰不足以率諸侯而諸侯亦各安于惰委兵

柄于大夫而大夫自是得專征伐于天下也諸傳

云云恐未得夫子書法之旨敢問高明

夏五月日有食之

失日不志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伐楚與國以救徐是力于爲救者故稱師稱伐以伸中國之氣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牡丘之會本爲救徐而出而師統于大夫且未見救有成功故但書公至自會以示意

季姬歸于鄫

觀此所書則去年季姬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皆其未歸時事也魯稱秉禮望國豈宜有此哉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按夷伯單伯費伯魯之三監天子命大夫也天變不虛生况震在命大夫之廟乎易於震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當時魯侯遇此變不識亦知恐懼修省否

冬宋人伐曹

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宋襄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于是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楚伐徐桓公合八國之師救之矣且伐厲以攻其必救矣然徐卒敗于楚人何爲哉夫亦其救之不力耳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背秦之德來秦之伐宜自反以求止也乃不自量汲汲與秦戰其見獲也宜哉然中國自是有秦患矣說者謂桓公霸衰宋楚秦晉之變遞見爲王伯迭興之會其然哉

及秦伯戰是晉之不自量處然秦何至于獲其君哉即不書以歸而秦罪亦不可逭矣各書爵者以

秦獲晉侯不得不爵秦伯耳是所謂斥其人以罪之者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此星化爲石也而隕在歲首誠可爲大異矣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云者春正隕石五已爲可異而六鷁退飛又在是月何怪異之警之多也故疊書之

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茅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耳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而隱公被弒雨木冰而季孫被執鸜鵒來巢而
昭公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在莊閔之際如何在僖公之世如何皆於曾
有大關係故月日以志其卒使後之人通考其行
事自見其賢否耳恐不以季友二字為示其褒貶
也敢問高明

此時政自大夫出而大夫世族為多故稱公子公
孫以志其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季姬適鄫禮不宜卒而卒之者必僖公愛憐之太過而臨服祭塟有踰于禮制故特書以示譏也恐非書卒奪塟之說敢問高明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叔牙之子叔孫氏也孟孫叔孫季孫皆執政于魯故皆書其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一鄫爲淮夷所病故有于淮之會然不果城鄫齊與徐且去伐英氏魯季氏在家却擅兵以滅項齊侯

不究季氏罪反移怒魯君止之直待夫人會于卞

始釋而歸請問齊侯此會做得甚事來魯君與此

會亦做得甚事來故自此冬十二月而春而夏而

秋備書其事總一結語云公至自會蓋甚傷齊伯

之不終魯務之不振而此會之不足稱也

是時僅能號召耳其實心力不齊大異於城邢城

楚丘之時次陘盟召陵之日讀之其氣索然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徐此舉報楚婁林之役也然曷以及英氏英氏

楚與國也舍強大之楚而虐區區之與國何爲者

故稱人以伐以著其罪

夏滅項

魯君在外未聞項加于魯何如者季孫胡不請而擅滅之魯君胡不禁而任其滅之魯君不能禁爲齊所止宜矣然齊曷不討其臣而魯君見止之後又曷爲竟不一問也可嘆已

據胡傳滅項出自季孫然當是時季友方卒豈其子卽統兵柄能滅人國若是其無忌耶按左傳師滅項夫淮之會公方有諸侯之事未歸也何爲而取項齊人何爲討魯而止公或者君行師從公卽

未歸而其師因便以取項公亦與知其事者故齊以爲討而止之耳敢問高明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會淮後諸侯各歸其國唯魯侯以滅項故爲齊所止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卞而會之請以釋公此於情爲迫切然於禮則未之有也故春秋特書以著譏

九月公至自會

諸侯有宗社人民之寄魯傳舍國事不理而赴會蓋已十月矣然未聞有救患恤鄰之功但無端滅

項爲齊所止而辛脫于夫人之一會亦可醜也春秋書公至自會蓋以微事責而深爲諱也

桓會不至惟牡丘于淮書至蓋牡丘本爲救徐而出不曾救得徐于淮本爲謀鄫而出不曾城得鄫故皆書至自會以見意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吳郡李氏謂桓公未興與桓公方霸及桓公既沒爲春秋之世盛衰有三變又就桓公圖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功之後其一人之身盛衰有三變誠哉是言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按齊桓無適而庶子六人無虧居長桓公不知大義以公子昭屬宋襄又許立無虧于雍巫宋襄是以執桓公遺命納公子昭以伐齊

齊桓伯業亦稱赫然於春秋矣乃好內多嬖不明繼嗣之大義旣屬公子昭于宋襄又許立無虧于雍巫此豎刁易牙立無虧以拒宋而宋襄執納公子昭之名糾曹伯衛邾稱兵以薄伐也是誰貽之咎哉春秋書伐著齊有可伐之隙而衛邾書人所以人宋與曹著其奉少奪長之不知大義也書法

之謹嚴葢如此

宋襄約曹伯主其事故各序其人衛邾則從之伐者也故直人之耳

夏師救齊

宋糾諸侯伐齊在春而魯師之救之者至夏方出豈未忘滅項見止之恥然爲此以塞責耶春秋傷諸侯之莫救也故書救以與魯然憾其救之不亟也故書夏師救齊以著其緩一字字不茍下葢如此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宋襄執桓公遺命汲汲與齊戰故春秋書及以正其罪是時齊無當國者莫能敵宋而致師之敗故書曰齊師敗績

曹衛邾雖同宋伐齊而實非其志故宋師獨與齊師戰

狄救齊

魯師救齊亦謂婚姻之國姑修體面耳況狄乎狄蓋將加兵于中國假此名以爲救也然夫子傷諸侯之環視特存不削以深罪中國云

永嘉李氏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于宋不可

謂之正又蔽于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豎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立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爲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統齊桓行事看儘大有不滿人意者然看其未伯時若何一個世界已死後若何一個世界便自知此人之不可少

據桓公之霸宜有聲於生前據桓公之所以霸宜
貽禍於死後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賴齊復存助宋伐齊是爲可恨然邢可與狄連
兵乎進狄人著衛有可伐之罪先邢人著邢有從
狄之非一字字有意義是爲春秋書法恐非善狄
人之救齊也敢問高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子不與齊盟失事大國之禮固可罪然宋襄不
以德綏諸侯虐小國以立威豈得爲伯討乎名滕

子人宋而書執蓋深著宋襄之暴以見其圖霸之不終也

當時無王久矣此但論宜執不宜執以評是伯討與否耳不必說到歸于京師處

據滕子不與盟會其罪亦小未便宜書名以示貶孫氏發微云嬰齊名者遂失國也疑爲近之然二十二年滕子與宋公衛侯許男伐鄭是未嘗失國也此不可曉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是盟意在圖伯然所與唯曹與邾何從者之

家參也春秋於桓殁後姑與之故書其爵然人曹人邾則其意亦見矣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子後至而會于邾邾不能無罪然何賊虐之一至此乎即非宋襄之意然邾人方與盟而敢爲此是亦宋襄縱之也春秋志日而不忍言焉惡可知已

秋宋人圍曹

曹雖反覆然未盟而執滕子既盟而用鄫子其誰心服乎宋不自反且圍曹焉故書人以黜其伯

宋襄繼齊桓稱伯自春徂秋其執其盟其用其圍

如此又三年爲楚所執晩矣

衛人伐邢

邢連狄爲莬圃之役宜伐然衛獨不自反從宋伐

齊之非乎故貶而稱人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懷侵軼中國之志已久唯是齊桓力爲匡攘故

不敢肆耳而後桓之志稍衰也臧黄敗徐始駸駸

抗衡中國矣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旣没宋襄以威

定霸諸侯不服鄭與陳蔡最近楚鄭首叛從楚與

陳蔡合倡不忘桓德之言以欺齊齊孝不察納之

國都而與盟焉晉亦偕之同歃夷夏之防從此潰矣春秋深惡是盟故首人陳蔡以罪其倡謀抑鄭下楚以罪其首叛但志齊地以罪其忘勺而沒公不書且不至焉其所以防夷楚者亦嚴矣哉其所以慮中國者亦甚矣哉

甚哉齊孝之無知者桓公征楚而服之巳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巳乃與之盟于邢此春秋于此特抑齊于下于後特首齊而稱人也

梁亡

梁亡梁自亡也傳魚爛二字極妙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僖之世無興作工築之事唯此南門書新作或以其踰制而上僭耶

夏郜子來朝

春秋郜不多見唯桓之世取郜鼎于宋此書郜子來朝耳

五月乙巳西宫災

西宫或謂小寢或謂新宫皆不可考但災見于宫廟則譴告爲足畏耳

鄭人入滑

滑與鄭鄭齊桓時嘗與鄭同盟于幽矣今中國無伯鄭首從楚而長驅入滑何暴横之一至此耶書人稱入蓋深著其罪且爲天王出居于鄭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前年邢人狄人伐衛去年衛人伐邢皆爲齊故也齊今爲邢謀衛難且與狄人盟焉可稱桓公之子乎故竝書人特首齊以正其罪項氏曰邢人狄人伐衛見邢之中國狄也齊人狄人盟于邢見齊之中國狄也此言極有感慨然齊桓攘狄而孝甘盟狄其罪尤甚于邢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之國在漢東鄰楚楚不得志於漢東唯隨率小國以爲拒耳楚今方盛猶未屈服故來楚之伐也然以前楚事不經見于齊盟後來告始書之册此足驗楚勢之盛漸爲恐動中國之計矣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中國無伯狄得假名義以亂中國然前以衛伐邢之惡有罪可數而且與中國之邢連兵也故稱人稱伐此雖以邢故然自爲師也故還其本號而稱侵春秋一字不苟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襄求諸侯于楚然于齊之盟齊孝實主之故合齊楚而盟于鹿上不知楚固齊桓之所攘伐者今盟楚則亦楚而已矣故首宋次齊皆書人于楚人之上

夏大旱

旱甚且久故志時以記災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宋襄意欲圖伯然德義不足以服人曹南之盟僅

能脅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未有從之者然曹且攜貳矣當時楚人勢盛乘間以合諸侯不特陳蔡鄭許而魯且從之此宋襄必求之楚將藉其令使諸侯之從已也抑知楚非族類乘機與盟而意實將駕於其上主盟中國乎此于盂之會各書爵而稱執宋公以伐宋蓋深悼宋襄之不知義而自取戮辱之大可恨也

于盂之會宋雖首事然召致諸侯實楚也楚安肯致諸侯聽宋之約束哉姑致而與盟者正將乘此示威以陵駕中國耳宋不自度爲楚所執以致伐

而在會諸侯縮首聽命莫敢出一言以相抗可謂有中國哉春秋不與其執故書執宋公以伐宋在會于盂之下若曰同會諸侯共執之以共伐之云爾其存中國之體統亦嚴矣哉

宋襄欲示威圖霸執滕子嬰齊今求楚致諸侯其身爲人所執執人與見執于人總之其不度義也盟鹿上使獻捷皆人楚此獨子楚者何執宋公不得不稱爵則不得不爵諸侯爵諸侯不得不稱楚子耳然四夷雖大止稱子則抑之之意實寓其中雖然以楚子亞宋公位中國諸侯之上而曾莫見

一救宋公之執者彼僭爵在會諸人其皆可自愧
死哉
冬公伐邾
按左傳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魯聲罪伐之似亦
有名但爲母氏成風故則非方伯連帥之師耳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宋求諸侯于楚本足以致辱然楚約宋以乘車會
以兵車執其可稱捷哉玆幸執而來獻捷蓋分明
以威勢脅魯耳故特斥而稱人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楚來獻捷時魯僖若與諸侯修文告之辭明宋之
直正楚之罪楚人當情愧理屈歸宋公之不暇矣
乃脅于其威會諸侯求盟于楚請宋公而後得釋
正中楚人之詭計謂之何哉然春秋于此不書公
會楚子盟而曰公會諸侯盟于薄不書宋公歸自
楚而曰釋宋公其會其盟其釋若皆中國諸侯自
爲之而於楚無與者此春秋所以立中國之防而
全中國之體也

凡此等書法皆孔子特筆爲魯諱爲諸侯諱然實
所以罪魯罪中國之不知義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按左傳伐邾取須句是反其君然須句來奔不見魯史且據此書法與僖二十五年楚圍陳納頓子于頓亦不相似左傳之言恐未可爲信也敢問高明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襄雖不成霸然楚非可與之國也鄭棄宋如楚有反中國之罪故春秋於是師也各書爵以稱伐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魯無故伐邾取須句致邾師入我升陘又不設備

而輕戰取敗是可恥也故春秋諱不書公但書及

書戰以示貶

冬十有一月巳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輕信楚盟而見執宜深加警惕求所以全勝

之策乃不量力之不敵急欲雪盂之恥其一戰而

取敗也宜哉書及書戰書敗績皆所以罪宋也

宋襄是個不明大義的人但曉齊桓之托孤不知

公子昭之不宜立但求諸侯之從巳不知楚人之

不宜會但知盂執之可恥不知泓之不宜戰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孝非藉宋襄之力不能有國茲秉其敗討不與于齊之盟則鹿上之盟又何爲與之反面爲讐以惡報德眞刑戮之民也春秋書爵書伐書圍蓋目其人舉其事而深誅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魯方讐宋故卒而不葬

秋楚人伐陳

陳未嘗貳於宋也楚伐宋之後鄭畏朝楚而陳尚遷延楚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其暴横如此陳頓之爭始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志卒從其來告夫子於此等處恐亦只從魯史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執王使無王之罪不可逭也然王可啓狄師以伐之乎春秋但書狄伐鄭而沒其所以伐之事其意深矣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左胡二傳襄王之出居其所自取也成何世界

叔帶召戎伐王都已萌禍亂之階矣奔走踰十年而王復之宜示之大倫不至䙝狎立之綱紀俾無怨惡亂何由作今乃帥非類之狄泄憤于叔伯之國而立其女爲后又不致謹于內外之閑使其淫泆於宮庭卒致叔帶又召狄以內攻出奔鄭汜其可復君天下哉書狄伐鄭即書天王出居于鄭其亦不能爲尊者諱矣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同姓兄弟之國即有外侮猶宜念宗祖一脉相爲

救援可懷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叛其上以決
兼幷之欲乎此與他滅國者不同特書名以甚其
罪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以姑逆婦非禮也然僖可自主昏以聽其
逆乎春秋責備重在魯

宋殺其大夫

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蓋罪其君與國之用事者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陳所以納頓子也是一事故不言遂頓國小而鄰于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圍陳以納頓子保全微頓以示恩責義于陳以示威其意皆豫爲圖伯地也中國豈無諸侯哉胡不恤小國以定其位而使夷狄之得行其義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故爲是會序先衛子者以其主是盟

且以莒慶之爲大夫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巳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必欲其來盟故是條序先莒子且以甯速之爲大夫也

按洮向二盟魯皆可以巳焉者聽衛爲之所以致齊之討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衛伐齊喪奉少奪長不爲無罪然洮向二盟實平莒魯之怨齊何疑魯之黨衛而來侵耶故書人以

著其惡然公則宜以義止其師耳不宜與較也親
追至酅弗及而後返不亦損國之威重乎故直書
其至以著其非

夏齊人伐我北鄙

此書伐者齊以魯不服罪爲辭耳然魯則何罪哉
故斥其横而人之

衛人伐齊

衛以已平莒故致魯受師于齊故伐齊以爲魯報
然究之則必忿兵耳人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雖可伐然不念荆舒是懲而可反乞其師耶討莫有姘于此者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也曾無可滅之罪楚不是顧滅之而以其、歸中國可無故而與爲援耶當時魯方乞楚師而楚適有此事故夫子特竝書之册

冬楚人伐宋圍緡

按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因致伐焉然伐國而圍其邑不亦横乎春秋人楚稱伐稱圍甚之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魯惡在一以字上借援强楚結讐與國雖能取齊之邑剗西鄙北鄙之恥實以甚其恥耳書以書伐書取書至深著是舉之大辱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此為公子遂帥師入杞起當時伯姬尚在其子來朝亦是修好于魯耳左傳謂杞用夷禮不知何據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無責孝公他事只忘宋衛之德盟楚于國以伐宋盟狄于邢以伐衛將其父攘夷匡夏之業一旦廢

墜其人便可知了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何葬之速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姬尚在杞子來朝即有不共何至帥師以入其國乎分明欺其弱小耳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宋之役何佳而諸侯各書其爵蓋楚雖欲恃力以主盟然陳蔡鄭許之君苟自立而不助其横亦

不至此極也唯是諸侯畏其威而先爲所脅故楚得以肆其橫耳春秋人楚既不與其主盟而次列諸侯之爵若曰此數君者不但同楚之人而又在楚人之下者及魯往宋會盟夫子不書會楚但書曰會諸侯雖存本國之體其實謂此會此盟亦同陳蔡鄭許之君之所爲也此爲不貶之貶凡學者看到此間要見夫子書法之抑揚予奪煞有大不得已處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朱子曰晉文公譎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

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從楚

晉文志在圖伯欲善宋以屈楚然不明出救宋之師顯為伐楚之舉也仁先事于侵曹再聲于伐衛使楚自解宋圍然後因楚之救衛也糾齊宋與秦之師為城濮之戰其用意蓋特詭矣且侵曹伐衛之師實修出亡不禮之怨此夫子所謂譎而不正也以是圖伯不出齊桓下乎經書侵書伐再書晉侯蓋斥言以著其罪耳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會盟于宋受楚約束遣公子買戍衛既而懼晉

之威也以不卒戍殺買以說于楚可謂無奈矣經

不書殺書刺且書其故貶自見也

楚人救衛

衛服罪請盟晉文修怨不許也故春秋與楚恤患

之名甚晉文之深刻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胡傳暴譎二字斷得妙稱晉侯者欲爵曹伯不得

不爵晉侯耳

自晉侯侵曹至此皆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葢晉

侯本欲屈楚以主伯緣昔受楚恵不欲背之而實

欲取之故用計若是之詭耳

臨川吳氏曰晉之用師于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據春法及戰字面春秋似不甚許晉者然楚執中國盟主諸侯不敢與之爭戰于中國不能與之敵魯乞師戍穀以逼齊陳蔡鄭許合兵而圍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成何世界晉文謂楚不大創不足以定國也故致戰取威而後霸業定是一戰也亦春秋所不可少者但跡所行事用譎為多故夫子書法若此蓋於深與之之中致深惜之之意也

祭齊桓召陵之師看似為少異然晉文之楚之暴橫大異於齊桓之楚也桓次師于陘將以服強楚

之心文主爲是戰所以挫強楚之勢蓋不得不爾
也但加兵曹衛以致楚又許復二國以攜楚拘宛
春以怒楚退三舍以誘楚其作用則大異於齊桓
耳譎而不正夫子一句已斷盡了
無端又惹一個秦師來入在齊師宋師下封羞中
國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知晉不可敵豈不能止其師但見子玉如此
爲請且與之師看其抵敵功績若何蓋亦有僥倖
萬一之意耳及其敗績則罪子玉致之死然而棄

師棄將之罪其誰任之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繫以累上之辭

衛侯出奔楚

晉文忿衛文不禮之故舉兵伐其後嗣已大非禮矣然使許其斂盂之盟衛將輸情於我諸侯相率服從以此執言伐楚豈不堂堂媲美齊桓哉乃初不許其盟致其國出君以爲說及城濮之戰雖曰私許其復然其詭譎之情衛亦勘破故不得不出奔于楚耳自此以後衛兄弟相殘君臣交訟則誰任其咎焉此春秋書之冊而深咎晉文無主伯之

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本天王下勞晉侯春秋但書諸侯會盟于踐土若曰晉文合諸侯以尊天子所以存王朝之體統也

此衛叔武也不居君禮故稱子

陳侯如會

陳侯本與楚今聞此會而來棄異即同其意有足嘉者故春秋亟與其進

公朝于王所

禮聞朝于京師矣朝于方岳矣未聞朝于王所者

夫子傷天王下勞晉侯赴踐土之會尊卑倒植之

不可訓也故先書諸侯之會特筆起義曰公朝于

王所見王者所至之地即爲王所而舉公以見其

餘見當日羣會之諸侯皆朝于此地即如五載巡

狩共朝于方岳之下也存欲墜之乾綱定莫踰之

人紀皆在此等書法

會本晉侯之所召也曰公會朝本晉侯之所率也

曰公朝魯臣記魯事合如此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當晉文伐衛時國人出其君以說于晉元咺立叔武奉如踐土之盟蓋未嘗以君禮自居也且請復衛侯聞至而喜則叔武之心可見矣唯衛侯信讒怒元咺之立叔武也而殺其子且疑歸之有變也先期以入故前驅歂犬探知其心陽爲不知叔武而射殺之旣衛侯枕其股而哭之使殺歂犬亦詐爲是以歸獄云爾春秋書名示絕且曰自楚復歸于衛則其所從來可想見矣元咺奔晉亦出無奈但以臣訟君非所爲訓故亦書出奔以著其罪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莊公已故矣魯辱亦甚矣伯姬何復爲此非禮之

歸耶

公子遂如齊

魯嘗以楚師伐齊取穀齊未嘗忘也晉文主霸齊

魯均往受盟故魯使公子遂聘齊講好以釋前怨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

按左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討不服是霸者事然曷
以召致天王晉文大合諸侯意在尊事天子然自
嫌強大難入王城且恐諸侯之不能從也詭辭請
王出狩因行朝事之禮是亦召致也而夫子謂此
不可爲訓故先書諸侯之會于前特筆起義曰天
王狩于河陽若曰諸侯共聞天王將出狩河陽也
先齊集于溫待其至也共行朝見之禮若朝于方
岳之下也云爾此等書法皆夫子扶天常以立人

紀處

踐土之會出自天王猶可言也于溫之會出于晉

侯不可言也夫子以狩字替出一會字於温外特出河陽字面煞有大關係在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文之意欲致此狩以令諸侯夫子之筆特著此朝以存名分

觀下書公至自圍許則知于温之會原以討許召諸侯也以討許召諸侯而又召致天王以令示故夫子特筆天王狩于河陽又特書公朝于王所以扶將墜之王綱以遏欲踰之霸志是謂名分之書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不爲無罪但晉聽元咺之訴刑其臣執其君歸之于京師將假託王命以廢黜之則爲太甚耳書人書執書歸之于京師皆以著晉文專擅之罪上方稱晉侯此即貶稱晉人春秋一字不輕假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君臣無訟使廷辯曲直已失大體曲其君執歸于京師直其臣復歸諸本國大分安在哉毋論王法卽伯討亦不若是須重看自晉二字

諸侯遂圍許

于溫之會本將討許特已致天王而不得不朝適

有衛事而正可爲辯故纔一了此卽帥諸侯以圍許若有弗及焉者此挾天子令諸侯是晉文之極詭譎處須重看一遂字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復歸于曹是正理特以其賂免也故生亦名之名義之所繫蓋如此然拘執逾年纔一得釋亟會圍許之役亦太共命哉此亦足以徵晉之威令矣此遂會諸侯圍許與上諸侯遂圍許一遂字正相照

看晉文此會執一諸侯釋一諸侯率諸侯以伐諸

侯無不凜凜奉命亦稱强盛矣哉然猶恨其不明
大義而專事詭譎故即以此加許未有成功耳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此東夷之君也何爲乎來哉時魯侯在會守國者
餽之芻米以許其來過矣
公至自圍許
此行也有朝王一大事何不至而至自圍許蓋晉
爲此會本意在于謀許也故從其初意至之且曰
此行本在謀許今止亦圍許而已也
看三書圍許總見許未嘗服也詐力果足以服人

哉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此晉文三大盟會之一也何以書人而不爵践土于温致天王翟泉盟王子總皆非禮然就其中細論之践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温召王事雖逆而情猶順故皆曲爲諱以存尊王之名若翟泉則可無盟矣乃召諸侯羣然叢聚于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践土子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温懷自嫌之心下陵上替莫此爲甚故春秋

各人之以顯其慢王之實以深正晉文之罪此當

合三會看方見夫子大斷案之收結處

不獨人列國先人王子虎見下之陵皆本于上之

替也沒公不書且不至皆爲會諱而特書一會字

自不可掩

秋大雨雹

記變也而事應自在

冬介葛盧來

無故而來至于再其中必有所爲也明年乃爲侵

蕭事此夷何可與進哉不得與郳黎來來朝比

自古有識者凡遇外夷無故而來必謝卻之是正

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按左傳則狄之此舉窺伺中夏而爲之者晉文何

大較與國而啓夷狄之侵哉既又不能卻狄之師

救援與國亦淺之乎其爲霸矣

春秋凡書夷狄之侵皆有罪中夏之意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此宜聯書聯解方可正衛侯之罪

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伯主之
權易置其君如奕碁然罪固不容誅矣然衛侯得
請而歸也宜明著元咺之惡之必不可容也使之
自盡又明表公子瑕之立之非其本意也使之自
退而後復歸于衛以君其國其誰得而議諸今乃
陰行其賂以殺元咺且忌公子瑕之在也而併及
之於是始歸于衛則於咺非正名之討於瑕爲克
忌之刑其可謂知大義者乎故春秋稱國以殺咺
而不去其官於瑕既書及且冠以公子而深著其
受刑之枉其於衛侯則仍名之若自楚歸衛之日

蓋深惡今日之殺瑕猶甚昔日之殺叔武而總非
禮法之所容也書法之謹嚴蓋如此
及云者以元咺故及公子瑕殺咺而併及瑕若是
其殘忍也穀梁子待其殺而後入句誅逐衛侯鄭
心事

晉人秦人圍鄭

晉文以出亡不禮故銜鄭唯踐土于溫皆在而莫
可啓釁玆以鄭之一不與翟泉也即連秦師圍之
可謂義舉乎故人晉人秦稱圍以著其暴
恩怨分明莫如晉文凡昔所不禮者無不讐報而

獨深德秦人故城濮于温翟泉無不召致即圍鄭之師亦及也不意鄭燭之武厚薄一言深入秦穆之心而私與爲盟自此秦晉之爭繼世莫解乃知其所以修怨者不足以見德其所以修德者適足以致怨譎而不正之謀總之非所以服人也春秋詳書之册蓋令後之覽觀者必先正其心術耳

介人侵蕭

介夷昔日之來專爲蕭也其奸惡如此故稱人而

書侵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天王以兩朝王所故特使宰周公來聘可謂重其
禮矣魯宜如何仰答者乃使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晉焉獨不能命一專使耶況晉未嘗聘魯也魯昉
聘晉獨不能更後數日耶答王之禮兼以事霸行
奉晉之意畧與尊王等魯儒其可與言倏度耶
宰周公不來公子遂不往其罪一如京師遂如晉

其罪二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非我所強彼歸之曰歸

按諸傳謂晉分曹所侵地亦是但晉已得地如何

肯分與人有謂魯此時藉晉之威不以兵力而收復濟西故地若我有而我自取之者似爲有理敢問高明

公子遂如晉

按左傳拜曹田也但聘在去冬今又拜賜似奉晉之太過禮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魯諸侯也安得郊蓋周公相成王初年嘗攝行郊祭魯後世間見上世之有此也因僭用郊若三家僭用魯侯之禮樂云爾成王未嘗有此賜也夫子

嘆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正謂周公之後不體周公秉禮之心僭用之一至于此耳非謂成王有此賜而魯子孫世行之之爲非禮也敢問

高明

按前魯史郊禘之禮惠公請之於是僖公始爲作頌則知僖公以前未必嘗舉郊祀也自僖以後則始爲歲事之常耳謂郊禘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者此足以徵其說之謬矣

郊禮行於冬至夏十一月周正月也夏四月何爲哉且郊安事卜而況於四卜哉自此以後成十年

四月五卜郊襄七年四月三卜郊十一年四月四
卜郊視爲故事可嘆已
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玆僭用郊而三卜四卜五卜
以决疑也亦此心之天之不容泯歟卜皆不從乃
免牲免牛不郊也龜亦受命如響哉

猶三望

胡傳明

魯有郊禘三家乃有雍徹之歌魯有三望季氏乃
有泰山之旅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據伯姬之情謂必親來乃可得婦藉援以存弱小然於禮其可以出閫閾乎於法其可以豫國事乎書此不獨譏伯姬併譏魯不宜與叔姬之來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中國然者由晉文出亡在狄久感其惠深故狎而縱之也然衛至遷帝丘以避而晉曾無一旅之加一辭之及豈所稱伯主哉書狄罪狄併以罪晉也

僖元年邢遷夷儀下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年

衛遷帝丘下不見晉師之出但次年書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而已齊桓晉文之霸其相懸蓋如此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去年衛受狄圍至遷都以避此讐可一日忘哉今自量其力不能聲罪致討則宜自固以養其威以圖後日之恢復可也乃乘其亂略侵其境因其請急許其盟去狄曾幾何哉故再書人書侵書及以

示貶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桓文雖竝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乃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此其功多于桓公事速于桓公名盛于桓公者然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

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爲也桓公會則不踰三川盟
則不加玉人文公會畿內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
此桓公之不敢爲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
其奬臣抑君不可爲訓文公爲元咺執其君則三
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爲也夫子正譎
之論其眞一言以蔽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在莊之世與齊桓于幽之盟今雖弱小猶然一
國也秦人敢入而滅之其罪可勝誅哉然所以召
致之者杞子而所以養成之者晉文公也文藉秦

力歸國無會不與無盟不同無役不從交莫有固
於此者而非我族類終懷異心卒聽燭武之言以
圖異因杞子之請以興師入滑而滅其國而于殽
以後必至于強霸而後已晉文烏得諉其咎哉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二十八年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按傳人晉狄秦皆由狥其臣懷利之謀是固然矣
然愚獨謂夫子之意則專罪晉也秦棄禮義之國
謂有德於晉文也潛生窺伺圖謀進取已積于践

土于温之日矣唯是機有未便耳一入燭之武之言深然杞子之請過鄭入滑而來其心豈知有中國哉此夷狄之恒情不足責也獨晉襄在衰絰之中應以禮義自處且以禮義止其師使彼自知退郤上也如其不已則以彼伐喪之惡告之諸侯命將以遏其旅曲直勝負亦未可必也何至汲汲與敵至引姜戎以爲助哉吾恐雖敗秦于殽而所得不足以償所失也春秋大意蓋在于此若秦固狄道也夫子於狄乎何誅敢問高明

癸巳楚晉文公

據傳墨塟也墨塟禮所不載

狄侵齊

按三十年狄侵齊左傳謂聞晉有鄭虞此狄侵齊左傳謂因晉喪則知狄未嘗不畏晉也晉自以出亡在狄久感其惠而縱之耳此從其狄而書侵固所以罪晉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升陘之役巳十年矣曾君臣猶懷是怨間晉秦之訌交伐邾以取利是可罪也況君巳伐取訾婁臣

又帥師伐之不亦太甚乎

家氏曰齊桓之沒宋楚爭霸曾乘之以伐邾歲至于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曾又乘之以伐邾歲至于再每乘伯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按左傳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則罪在狄矣春秋何以人晉蓋晉文嘗出亡在狄矣感其惠而不忘侵齊不救圍衛不救養成其惡至晉文沒而復侵齊且舉師伐晉則其惡固不可不痛懲者但

晉襄方在衫喪宜鳴其伐喪之罪使之自郤不已則告之諸侯令一偏裨剕師以致討未必不取勝以立威也而乃墨縗臨戎以敗之于箕是亦狄而已矣故書人書敗以示貶

齊桓伐楚而齊孝乃與盟于國齊桓攘狄而齊孝乃與盟于邢今晉文與秦爲盟而晉襄敗于殽晉文縱狄爲横而晉襄敗于箕則晉襄遠逾于齊孝矣其稱再伯也固宜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僖公但使公子遂如京師遂

如晉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僖公乃躬往朝之何慢王而畏與國至此哉經書如齊至自齊蓋深譏是行之可已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廬陵李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爲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奸蠹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觀詩所頌如務農重穀春秋享祀立閟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坰野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治槩可想矣但盟權未返遽

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怠遂肆陽穀之樂則公豈眞能以禮信輔齊耶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曾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奬先代協贊姻鄰以爲中國之重乃乞師於荆道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于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擾攘之禍僖公何以逭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卽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以掩升陘之辱收穀之師不足以洗至鄰之恥此僖之

不得全爲賢侯也況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于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周十二月夏十月也霜降已過宜小雪矣乃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有陽舒無陰慘能成歲乎天時人事之應可想見已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文末年再三圍許而不服許誠有罪矣然晉襄

胡不增修文德乃乘敗秦敗狄之威約兵陳鄭伐先世所不能致之國恥以威力求霸春秋所不與也故晉及陳鄭各書人以示貶